

南
漢
文
字
略

南漢文字畧卷三

順德梁廷枏章冉輯

詩錄

黃損

有諫與建官室疏已入文錄

公子行

春草綠綿綿
驕驂煖烟微
風飄樂韻半日
醉花邊
打鵲拋金盞
招人舉玉鞭
田翁與蠶婦
平地看神仙

讀史

逐鹿走紅塵
炎炎火德生
家肥生孝子
國霸有餘臣
帝道雲龍合
民心草木春
須知烟閣上一半老儒真

出山吟

來書初出白雲扃
乍躡秋風馬走輕
遠近留連分岳色
別離嗚咽亂泉聲
休將巢許爭喧雜
自共伊臯論太平
昨夜細看雲色裏
進賢

星座甚分明

書壁

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銷磨惟有門
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按東坡志林損未老退歸通去凡三十三
年乃歸書壁上投筆而去此卽書壁詩也
全唐詩云與賀知章還鄉詩多同則此詩
果爲損作否不可知矣詳南漢書本傳考
異損詩尙多剩句吟意雜錄載機闕纒
運動勝敗便相隨又忽遇南遷客若爲西
入心又往來三鳥近活計一囊空又三通
明主詔一片白雲心又掃地待明月踏花

畧

迎野僧又水諸彭澤潤山憶武陵深又金
經冷光風宛轉錦袍紅潤雨霏微又高齊
日月方爲道動合乾坤始是心零陵總記
淡塘別業云傍水野禽通體白前盤山果
半邊紅湖湘故事鷓鴣云而今世上多
離別莫向相思樹下啼又見古今詩話
艾碧有詩名瀛能世其學畧官至曹郎

張瀛

贈琴棋僧歌

我嘗聞師法一說波上蓮花水中月不垢不
淨是空色無法無空亦無滅吾嘗聽師禪一
觀浪溢齋頭蟾魄滿河沙世界盡空空一寸

寒灰冷燈畔吾又聽師琴一撫長松喚住秋
山雨絃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
又聽師棋一著山頂坐沉紅日脚阿誰稱是
國手人羅浮道士輪却藥法懷斟下紅霞丹
束手不敢爭頭角

按雅言雜系藏音爲歌贈琴棋僧同列見
之日非是父不生是子

趙損

其先洛陽人光裔長子事先主官翰林學
士承旨尚書左丞進中書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南漢書
附光裔傳

南漢文字

卷三

三

琴歌

綠琴製自桐孫枝十年窓下無人知清聲不
與眾樂雜所以屈受塵埃欺七絃脆斷蟲絲
朽辨別不會逢好手琴聲若似琵琶聲賣與
時人應已久玉徽冷落無光彩堪恨鐘期不
相待鳳嘯吟幽鶴舞時撚弄錚摐聲亦在向
曾守貧貧不徹賤價與人人不別前迴忍淚
却收來泣向秋風兩條血乃知凡俗難可名

輕者却重重者輕真龍不聖土龍聖鳳皇啞
舌鴟梟鳴何殊此悲哀怨苦寂寞沈埋在幽
戶萬重山水不肯聽俗耳樂聞人打鼓知君
立身待分義驅喝風雷在平地一生從事不
因人健步宰雲皆自致不辭重拂絃上塵市
塵不買多讒人莫辭憔悴與買取爲君一曲
號青春

廢長行

原注辨其惑於無益之戲而不務恤民也

紫牙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迷
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闢不負勞神運枯
木且廢爲官恆憚獨門前有吏嚇孤窮欲訴
門深抱冤哭耳厭人催坐衙早纔聞此戲身
先到理人似愛長行心天下安平多草草何
當化局爲明鏡挂在高堂辨邪正何當化子
作筆鋒常在手中作法令莫令終日迷如此
不治生民負天子

鐘允章

有雲華御室記已入文錄

絕句

舊業分明桂水頭
人歸業盡水東流
春風日暮江頭立
不及漁人有釣舟

按吟窓雜錄允章有咏射句云金箭離絃三尺電星鎗破的一聲雷

文丙

全五代詩丙曾官嶺南

羅浮山

羅浮多勝境
夢到固無因
知有長生藥
誰爲

不死人根雖盤地脈勢自倚天津未便甘休
去須棲老此身

薜花

寂寞人偏重無心愧拈丹秋風凋不得流水
泛應難怪石從教徧幽庭一任盤若逢公子
顧重疊是朱欄

柳

何事動吟哦長堤翠色和垂陰千樹少送別

一枝多帶霧籠彭澤搖風舞汴河只因隨帝
植民力幾銷磨

牡丹

萬物承春各鬪奇百花分貴近亭池開時若
也姮娥見落日那堪公子知詩客筵中金玦
滿美人頭上玉釵垂不同寒菊舒重九只擬
清香泛酒卮

王定保

有唐摭言序論已入文錄

署

下第題長樂驛壁

三十驂騑一烘塵來時不鎖杏園春楊花滿地如飛雪應有偷遊曲水人

按定保第唐光化三年進士爲容管巡官留仕南漢此詩蓋光化三年前作也

王詡

南海人先主柘縣爲咸寧常康遂爲咸寧人舉乾亨初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南漢書

有傳

獨不見

日晚宜春暮風軟上林朝對酒近初節開樓

蕩夜謠石橋通小澗竹路上青霄持底誰見
許長愁成肢腰

蔣吉

全五代詩吉嶺南人

石城

繫纜石城下恣吟懷暫開江人撓艇子將謂
莫愁來

漢東道中

九十九崗遙天寒雪未消羸童牽瘦馬不敢

過危橋

大庾驛有懷

一囊書重百餘斤
郵吏寧知去計貧
莫訝偏吟望
鄉句明朝便是嶺南人

旅泊

霜月正高鸚鵡洲
美人清唱發紅樓
鄉心暗逐秋江水
直到吳山脚下流

樵翁

獨入深山信脚行慣當龜虎不曾驚路傍花
發無心看惟見枯枝刮眼明

昭君冢

曾爲漢帝眼中人今作狂胡陌上塵身死不
知多少載冢花猶帶洛陽春

聞歌竹枝

巡隄聽唱竹枝詞正是月高風靜時獨向東
南人不曾弟兄俱在楚江湄

畧

謝孚

蒼梧卽事

近岼江聲急孤舟下杳冥峽泉飛暴雨灘石
走羣星水有瀟湘色猿同巴蜀聽令人思舜
德一望九疑青

林楚材

賀州富川人布衣南漢書有傳

怨詩

何處期郎遊小苑花臺間相憶不可見且復

乘月還

按雅言雜系楚材贈黃損云身閑不恨辭官早詩好常甘得句遲

王言史

廣州王園寺伏日卽事寄北中親友

南越逢初伏東林度一朝
曲池煎畏景高閣絕微颺
竹簟移先灑蒲蒸破復搖地
偏毛瘴近山毒火威饒
裊汗絺如濯親床枕並燒
墮枝傷翠羽萎葉惜紅蕉
且因流金熾難成獨

畧

酌謠望霖窺潤礎思吹候織條旅恨生烏澗
鄉心繫浴橋誰憐在炎客一夕壯容銷

徐璽

綠珠渡

早出綠蘿村晚過綠珠渡日落白州城草芳
梁女墓江水流古今滔滔不相顧今人不見
古時人依舊青山路如故

周潤

字得臣連州人官南漢亡入宋麻官兩浙
轉運使南漢書有傳

贈道士吳崇岳

楮爲冠子布爲裳
吞得丹霞壽最長
混俗性靈常樂道
出塵風格早休糧
枕中經妙誰傳
與肘後方新自寫
將百尺松梢幾飛步
鶴棲枝上禮虛皇

按郡閣雅談吳崇岳泉州龍興觀道士辟穀多年嘗登松梢禮拜虛松枝可六七十足福建漕使周潛贈以詩太平興國詔入京

周潛

全五代詩云潛渭之昆弟

重門曲

憔悴容華怯對春
寂寥宮殿鎖閑門
此身却羨官中樹
不失芳時雨露恩

逢鄰女

日高鄰女笑相逢
慢束羅裙半露胸
莫向秋池照綠水
參差羞殺白芙蓉

廢宅

牢落畫堂空鎖塵
荒涼庭樹暗消春
豪家莫

笑此中事曾見此中人笑人

林衢

長樂人

題廣州光孝寺

開池曾記虞翻苑
列樹今存建德門
無客不觀丞相硯
有人曾悟祖師幡
舊煎訶子泉猶冽
新種菩提葉又繁
無奈益州經卷好
千絲絲縷未消痕

古成之

字亞爽河源人入宋登端拱二年進士

卒官綿竹令南漢書有傳

南漢文字

卷三

十一

憶羅浮

憶昔羅浮最上峰當年曾得寄仙蹤
憑欄月色出滄海欹枕秋聲入古松
採藥靜尋幽澗洗寄書閒仗白雲
封紅塵一下拘名利不聽山間午夜鐘

坡山

爭元分古觀南鎮越王城
五石空留穗羣仙不記名
丹砂雖久鍊鷄犬自長生
檻簇鰲頭

景門通鶴脛程烟霞沿砌起花木逐時榮古
井涵虛碧疏鐘入竹清荒蕪延野色寒溜入
秋聲丹竈封苔老芝田積雨平風光齊岳麓
音信接蓬瀛願得身從此乘雲到玉京

按成之未仕南漢而當劉氏未滅時半生
隱居羅浮憶羅浮詩或入宋登第後作也
石仲元 字慶宗桂林七星山道士南漢書有傳

陽朔道中

平原翠削萬瓊瑰頓轡塵沙眼暫開文網牽

人寧底急未妨得意看山來

按桂林府志仲元有句云石壓筍斜出岸
懸花倒生岸一本作崖

僧卿雲

舊國里

舊居梨嶺下風景近炎方地暖生春早家貧
覺歲長石房雲過濕杉徑雨餘香日夕竟無
事詩書聊自強

秋日江居閒詠

寄居江島邊閑詠見秋殘草白牛羊瘦風高
猿鳥寒檢方醫故疾挑薺備中餐時復停書
卷鋤莎種木蘭

長安言懷寄沈彬侍郎

故園梨嶺下歸路接天涯生作長安草勝爲
邊地花雁南飛不到書北寄來賒堪羨神仙
客青雲早致家

送人遊塞

去去玉關路省君曾未行塞深多伏寇時靜
亦屯兵雪每先秋降花嘗近夏生閑陪射鵰
將應到受降城

無名氏

羅浮山

四百餘峰海上排根連蓬島蔭天台百靈若
爲移中土嵩華都爲一小堆

附趙氏一首

寄情

春風白馬紫絲韉正值蠶眠未採桑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更認羅裙碧草長爲報西遊減離恨阮郎

纔去嫁劉郎

按全五代詩題云趙氏南海人引全唐詩話云房千里初第遊嶺徼舉子韋滂自南海携趙來擬爲房妾房不欲韋遂自納爲妾又全唐詩千里有寄妾趙氏詩一首序云余初上第遊嶺徼有進士韋滂邀趙氏而來爲余妾西上京都調於天官余乃與

畧

趙別約中秋爲會期趙極悵戀余乃杼詩
寄情是趙氏會爲千里妾千里行後滂乃
白娶之故有百年無計待秋霜及阮郎纔
去嫁劉郎之語然考千里以唐太和初第
進士至梁開平初元已八十年滂會昌二
年進士千里詩序稱滂進士則見趙氏時
當在會昌二年後然去梁初尙六十年李
雨村先生收此詩入全五代詩中不知何
據今編南漢詩多採
之故附錄而考證焉

先主石識

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蓋海承劉

羅浮古劍文

丁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
護重重

廣州童謠

羊頭二四白天雨至

按已上三種解見南漢書後主紀

畧

南漢文字畧卷三終

南漢文字畧卷四

順德梁廷相章冉輯

附

閩祭劉隱文

惟靈五羊奧區番禺巨壤漢爲列郡唐作雄藩總百蠻五嶺之殷右出將入相之盛是故地啓嘉數天生大賢濬六韜三畧之才謀擅五袴二天之政術俾其於家受詔衣錦馮牙

控二十四州之繁難當二十八齒之美茂光
揚千古冠絕一時至若恢張霸業揚簸清波
臺陟九層靡媿郭隗劍提三尺授自呂虔爰
持副貳之雄姿遂領節旄之重寄繇是澤施
甘露金肅秋霜掀文房武庫以連雲騰逸氣
英風而偃草上榻則阮瑀下賢則左車從善
則軾間宣威則斷案故得越伏波之銅柱獻
欸而來感鄂公之鐵鞭呈祥以見火山改色

珠浦生光無煩處默之酌泉大鄙趙佗之累
土然後鳴鐘出入調鼎升聞致交趾之封疆
歸石門之教化九遷渥澤克居浴鳳之池雙
立節旄遠過跼鳶之水雖士鮪列弟兄三地
山簡兼荆湘四州語未同年事推曠世嗚呼
是何才德之若彼功業之如此而彼穹者天
不壽其齒天子方欲使降皇華恩宣金冊表
裏東周之盛旌崇南越之隆胡二豎之亟攻

竟三醫之莫救泰山頽壞俄興孔氏之歌漢
水淒涼遽罷羊公之市實國家之不幸實藩
鎮之不幸審知早塵與國旋忝睦鄰雖瓊樹
之未親若銅盤之已接方定金蘭之至分豈
期幽顯之驟殊况以幸結良姻累交專介幕
下崔員外昨馳禮幣常詣門牆爰蒙執手之
懽宏敘親仁之旨今則遽悲存歿益歎彭殤
故將薦舉征塵躬申薄奠九泉注望於歎逝

以難勝五月指期表同盟之必至嗚呼曩馳
羔雁今遺蘋蘩伊人事之有茲顧痛傷而何
極然則荀龍賈虎大馮小馮雖嗟松壠之長
歸終慶荆枝而繼茂永言歡好寧怠初終幸
明靈之一臨鑒此丹赤嗚呼哀哉

劉昌魯致楚書

僕昔占籍鄴中受恩唐室蒞高三歲遇黃巢
之亂收合生齒堡于涼山因深爲塹憑高作

壘攻苦食淡以勤士卒泊盜賊平定一境獨
全高涼之民至今相戴而中原多故嶺南不
賓劉隱亂常僭興師律舉蠻貊之眾成吞噬
之心僕常訓勵甲兵躬當矢石掃壘一戰劉
巖遁走雖仗義者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
越之人瘡痍眾矣殘民以騁所不忍爲昔古
公去幽寶融歸漢千古之下迭爲推美僕雖
顛愚景慕前烈竊惟明公負江湖之固有桓

文之業土宇至廣仁風素厚願以所部歸款
干執事謹刺血染翰上達誠悃維明公圖之
梁末帝命錢鏐進取海南劉巖敕

朕聞越紀亂常前王無赦懲惡勸善有國不
私苟罪惡以顯新在刑名而何追其有身當
殊寵既受國恩敢行不軌之心具驗速辜之
跡頒行典憲仍令詰諸靖海建武等軍節度
使上柱國平南王劉巖頃因乃父發跡本藩

尋賴其兄致身賓席受先朝之拔擢極上將
之寵權念其尊獎之誠許繼藩宣之任乃自
行軍之職繼膺推轂之恩秩進三司位同四
輔自朕獲承大寶累進崇資一門無比其超
榮百世豈酬其寵耀而敢飛章不紀希寵無
厭始求都統四鄰後請封王南越貪婪斯甚
踰僭無階朕每含容再申漫渥授之東鎮加
以南平迺罔思止足益恣凶狂妄稱漢室遺

宗欲繼尉佗醜迹結連淮海阻塞梯航徒惑
遠方僭稱大號在人情而共棄豈天道以能
容宜命討除用清逆亂爾天下兵馬都元帥
錢鏐志扶社稷任總兵師每興憤激之辭願
舉誅夷之令用是俾爾元老討彼叛臣先行
奪爵之文爰舉摧凶之典劉巖在身官爵並
宜削奪於戲將相重任子孫殊榮不能常守
於藩修而乃自干於國典指凶殘而必取念

零
染汚以將新非我無終始之恩實彼有滿盈
之罪凡百珍重悉體朕懷

南唐致劉鋹第一書

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實
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
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爲足下危之今敝邑使
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
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

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

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爭危事
天方相楚尙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邪地莫
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
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
獻尊主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
堅壁清野絕其饗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
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
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

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
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饜道盡
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
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
國忠義敢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
足下俱行乎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
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卽命敝邑速絕連盟
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

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臣子之情尙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

南唐致劉鋹第二書

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

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
斯願莫申凡於事機不得欸會屢達誠素冀
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
梗槩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
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
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
罄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
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

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視其
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
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
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
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求
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
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
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

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點閱大衆
仍以上秋爲期令敝邑以書復敘前意是用
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
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
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
古之用武者不顧大小强弱之殊而必戰者
有四父母宗廟之讐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
無定心存亡之幾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

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
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
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
非有父母宗廟之讐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
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
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
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
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

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
古今之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
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
哉且足下以英明之資撫百越之衆北距五
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
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
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
若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

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
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
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
失何補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蓋
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
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
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
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

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

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舍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汎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捍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

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况足
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
聞豈牛馬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
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
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
次曰或大朝用吳越之眾自泉州泛海以趣
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
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

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寶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因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

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
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
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
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於今賴之自足下祖
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
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
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已以濟億兆談笑
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

也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
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
盱衡履腸蹠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翰如毛
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
久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專業
何恥而不爲哉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
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
下風儉狃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

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
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念
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
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
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
修怨自生讐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
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
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

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爲厲階惟
有貴國情分愈親驩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
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己又馳
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
必舉上秋之役卽命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鄰
之懷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
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云
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尙不逾

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
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
矣以下各本所無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
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
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月日以自誓
夫復何言

按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太祖皇帝常令
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
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辨麗累數千言今
藏之太祖實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

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體，不敢以聞也。子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常得其全文。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云云。今據補入。又按：欽定全唐文以載於陸氏南唐書者爲第一書，載於宋史者爲第二書。兩書雖詳畧不同，然詞意大段重複，殊不可解。東都事畧所載書與南唐書多異，而與宋史則多同。蓋節省第二書原文，今不復載。十國春秋所載同宋史，而中少有刪減，不知所據何書也。

宋潘美等露布

臣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今我國家仰稽元象，大啟鴻基。

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
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
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人皆照
臨罔遵聲教偽漢國主劉鋹性惟克惡識本
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置火床
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剝斫湯鑊之刑古未
曾有恨刀鋒之未快用鋸解之恣情鬻割封
屠窮彼殘毒一境告天而無路生民躋地以

稱冤服心向明如望皎日皇帝仁心惻隱義切救焚遂發于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仁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收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錕遠懼頃危尋差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則設詐藏姦翻作歛兵之計臣與將士仰憑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甲子到榔口去廣只一程錕乃頻遣寮佐往來商議漸無憑

準固欲泮延兼於諸路到處新出僞命文榜
皆是會合逆黨拒敵王師至二月四日

己巳

果遣其弟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力決戰
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寇之
執迷爭先效命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
戮無遺又分布師徒徑收賊累其劉鋹知城
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崑
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在州百姓

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霑襟望
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算遐敷平七
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垂之命殊方旣
久長成日月之回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
降祐

閩詹敦仁復留從効問劉巖改名龔音義詩

伏羲初畫卦蒼頡乃制字點畫有偏傍陰陽
貴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

酷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
觴久滋蔓傷心日益熾孫休命子名吳國尊
王意竄苟寘弄僻鉅盃寇焚異梁復踵其非
時亦迹舊事翫杰自其一蜀闖是其二鄙哉
仇腎名陋矣越齠義大唐有天下武后擁神
器私制迄無取古音實相類乖鳳㊟囿○虜
患至而峯舌囿及盟虜作史難詳備唐祚值
傾危劉龔懷僭僞吁嗟毒蛟董睥睨飛龍位

龔儼雖同音形體殊乖致廢學愧未宏來問
尋不棄可字難雄博摛文伏韓智因誦鄙所
聞敢布諸下吏

南漢文字畧卷四終